

一、聆聽天籟(節錄)

蔣勳

有一個故事，曾經在古代的音樂界廣為流傳。

這個故事是說一位喜好音樂的人，在一位名師的指導下，學習金、石、絲、竹等各種不同樂器的演奏技巧。這個人不但聰明絕頂，而且十分用功，在短短的三年中，就會了所有的演奏技能，因此他興沖沖的準備一展身手，到處去表演。

當他把想法告訴他的老師時，老師卻要他再多花一點時間學習。只是，這個人覺得老師似乎在阻止他成名，所以經常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。

有一天，老師對他說：「既然你急著要出去表演，我就如你所願。但是在你出去以前，應該去拜見一下我的老師。」

他聽了很驚訝的說：「我跟老師在一起三年了，從來不知道您還有老師。」

老師笑著跟他說：「我當然也有我的老師，我們去拜訪他以後，你就可以出去表演了。」

第二天出發後，他們辛苦的在彎曲的山路上走著，不但汗流浹背，而且兩腿痠疼。然而在爬山的過程裡，老師有時會停下腳步，聆聽瀑布的聲音；聆聽瀑布撞擊在石頭上激發的聲音；聆聽瀑布變成潭水迴繞的聲音。另外，老師也聆聽山裡蟲鳴鳥叫、風吹草動的聲音。當老師發現他的學生行色匆匆，只是急著要到達目的地，便提醒學生：「你聽聽看瀑布的聲音，你聽聽看草蟲的叫聲……。」可是學生什麼也聽不進去，一心急著要出去表演。

他們在山路上走了好幾天之後，老師覺得學生的心還是靜不下來，只好指著身旁的一棵樹對學生說：「你先坐在這棵樹底下，等我去向我的老師報告，說你來了，讓他準備一下，然後你再去拜見他。」說完以後，老師就離開了。

學生坐在樹底下等候多時，仍不見老師回來，心中非常焦慮，雖然山裡有各種不同的聲音，但是心慌意亂的他卻什麼都聽不見，只是一直自言自語：「老師怎麼還不來？老師怎麼還不來？」

不知不覺，夜幕低垂，滿天繁星出現，這位學生仍然等著他的老師。當破曉時刻，微微的亮光從山頂透出來，山裡面各種細微的聲音，開始有了交替的變化。此時，學生突然注意到這些聲音，「沒想到山裡的聲音這麼豐富……」

二、從空中看臺灣

齊柏林

德國以前有一種飛船，叫做「齊柏林」。我的姓名也叫做齊柏林，似乎是血液裡帶有天生的因子，我從小就嚮往飛行，經常想像從雲上探出頭會看到什麼。當我第一次搭乘直升機飛上雲端，看到自己生活的土地，讓我更愛飛行。

二十多年來，我常在空中拍攝臺灣的各個角落。在我心裡產生一個更大的夢想，就是拍一部空拍影片。原本打算等退休後才做，但我的體力和眼力已不如從前，一場風災所造成的變化，也催促我趕緊去記錄。於是在四十七歲那年，我辭去安定的工作，專心做這件事。這是個昂貴而艱難的計畫，拍攝三年才完成。我想讓觀眾透過我的眼睛和我的心，看見臺灣這塊土地的美麗與哀愁。

臺灣的確很美！山巒青青，如同碧玉。縱谷又深又長，河流像臍帶似的連接了土地和海洋。海浪拍打著海岸，響著從遠古以來就不曾停過的潮水聲。陽光在海水中閃耀、移動，無聲無息，卻又那麼明亮。在鄉村，農婦走過田埂，稻浪隨風擺動。在城市，高樓林立，路上的車子一如甲蟲。每次從空中看到這些景象，我總在心中喊著：「這就是我的家！」

但我的家由於天災與人禍，也出現了殘破的一面。為了種植檳榔樹和高山作物，人們砍掉原本栽種在山坡地的樹木，減弱水土保持的功能。怪手一鏟一鏟的挖山，只為了製造水泥，換取經濟上的利益。河流被汙水染黑，像得了難治的病。西部海岸更由於超抽地下水，地層不斷的下陷。我們擁有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，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是世界第一。種種的現象，都讓人感到深深的憂愁。

多麼期待我們看見的臺灣，多點美麗，少點哀愁。天災不易躲過，人禍卻是可以避免的。正如吳念真先生在影片裡的旁白：「呵護我們的土地，土地才會呵護我們的子子孫孫。」從現在開始，我們都要學會怎麼善待這塊土地。

在影片中有九個大腳印的圖形，是為了表達「腳踏實地愛臺灣」的意念。循著這些大腳印，我也將走入你的心裡，對你說一句：「讓我們一起努力，把家園變得更美好！」只有為家園的美好努力過，我們才能在看見臺灣的同時，也看見幸福！

三、良言一句三冬暖

改寫自國立編譯館國語

民國90年第9冊

語言是人與人情意溝通的重要工具。俗話說：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」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說話不加留意，有了疏失，就會使人產生誤會；相反的，如果出語謹慎，態度誠懇，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友誼。

說話，能夠表現一個人的修養和風度。也就是說，懂得說話的人，一定能處處為對方設想。以前，有一位棒球教練在訓練球員時，每當發現他們犯錯，從不大聲的責備說：「這樣不行！」、「那樣錯了！」而是委婉的告訴球員：「你的打擊很不錯，只要再把左手提高一點就更好了。」或「如果你把這個缺點改過來，就無懈可擊了。」他總是先肯定球員的技巧，從不單刀直入的使他們下不了臺，所以球員們都能欣然接受，每次比賽總有好的表現。

同樣的一件事，由於說話的方式不同，給人的感受往往迥然有別。曾經有甲乙兩個獵人，分別獵得兩隻野兔回家。甲的妻子看見了，冷冷的說：「一天下來才打到兩隻。」甲獵人聽了，很不高興的說：「你去打打看！」兩人因此發生口角；而乙獵人的情形恰好相反，他的妻子看見他帶回兩隻野兔，歡天喜地的說：「哇！你打到兩隻啦！真不簡單！」乙獵人聽了心中喜不自勝，大聲的回答：「兩隻算得了什麼，下回我打四隻回來。」會說話的人，總能適時鼓勵對方；不會說話的人，傷害了對方，自己卻渾然不覺。

西元一九二二年，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（Mustafa Kemal Atatürk）將軍，為了爭取國家獨立，親自帶領大軍，與希臘作戰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。當時有兩位希臘將領來請降，凱末爾接見他們時，不但沒有驕傲輕視的態度，反而握著他們的手，誠懇的說：「勝敗是兵家常事，許多名將遇到時運不好，也會打敗仗的，請兩位不要在意。」凱末爾雖然貴為勝利者，但是面對戰敗的將領，仍不忘給對方保留尊嚴。

一個人的言語，可以像優美的歌曲，也可以像傷人的利劍。只要你說話時能將心比心，多顧及對方的感受，你的言語必定像春風送暖，帶給周遭的人溫暖，人際關係也就更加和諧了。

四、和諧人生

林良

一個人，不管他有多高明的人生哲學，不管他有多大的成就，如果他和周圍的人相處不來，如果他的人際關係非常惡劣，那麼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。

要達到人際關係的和諧，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關鍵全在一個人「對人的態度」上。凡是能夠重視別人優點的人，他的人際關係通常是良好的。人際關係惡劣的，通常是那些重視別人缺點的人。我們遇到人，如果能掌握到對方的優點，可能可以成為朋友，要是很介意對方的缺點的話，可能一下子就變成敵人。

有個朋友認識一個司馬先生，跟他接觸的人都覺得他傲慢、固執，大家都討厭他，可是，有個司徒先生卻很喜歡他。因為司徒先生發現司馬先生炒得一手好牛肉，對他的手藝非常激賞。他常常被邀請到司馬家吃牛肉，他們倆一見面就談炒牛肉，成為一對親熱的「牛肉朋友」。對其他的人來說，他們的世界裡存在著一個令人討厭的司馬先生，可是對司徒先生來說，他的世界裡並沒有那樣的一個人，他的世界裡有的是一個精通炒牛肉的司馬兄。司徒先生的世界，比別人的美得多。

歷史上有名的「負荊請罪」也是很好的例子。趙國的大將軍廉頗對出身卑賤的藺相如被拜為上卿很不以為然。他認為藺相如只是很會說話，根本沒上過戰場，簡直是一無可取，所以廉頗揚言，只要見到藺相如，一定要羞辱他。等到他發現藺相如保衛國家的智謀和決心後，才改變了他的想法，兩人結成刎頸之交。

以容忍的態度和人和平相處，稍微帶點兒消極的意味，那不算真正的和諧。真正的和諧是你能「生活在別人的優點裡」，自自然然的，不帶一點兒勉強的意味。把自己不能一下子喜歡的人，看做是一本不能一下子看懂的書，第一遍看不懂，再看第二遍。一邊看，一邊體會，慢慢的就會發現這本書隱藏的優點。

林肯說：「不要對任何人懷有惡意，應該對所有的人懷善心。」像挖掘金礦似的去挖掘別人的優點，有了人跟人的和諧當基礎，我們也會擁有內心的和諧，這才是真正的和諧人生。

五、成功的背後

世界上有許多成功的人，他們出類拔萃的事蹟眾所矚目；但是他們成功背後艱辛的奮鬥歷程，卻鮮為人知。

我們總是注目成功者光彩耀眼的成就，卻忽略了他們慘澹經營的歲月。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，沒有艱辛的付出與熱情的投入，便無法品嚐甘美的成果。因此，成功沒有秘訣，能勇於嘗試，並朝目標勇往直前，那麼成功也將指日可待。

知名的麵包師傅吳寶春先生，為了研發新產品，每天下班後仍不眠不休的實驗，從攪拌、發酵、整型到烘烤，只要有一個步驟沒有做好，或溫度不對，就重新再做一次。一有空閒，他就看書、上網學習，像海綿一樣，不斷吸收食品科學方面的專業知識。另外，為了創作麵包，他學習欣賞藝術、音樂、品嚐美食來豐富自己。他說：「做麵包是專業技術，但也要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，才能豐富我的麵包。」他的熱情、堅持與努力，終於讓他獲得世界的肯定。

景美女中拔河隊的隊員，平日在忙於課業之餘，還要犧牲課後的休閒時間，加強體能與重量訓練，除了和隊友或機器對拉外，賽前每天還必須進行五到六個小時的特訓。長年的努力付出，使她們的雙手長出厚繭，為了符合參賽的體重標準，增胖、減重更成為家常便飯。隊員們除了加倍運動，還會穿著雨衣長跑、關在烤箱裡忍受高溫蒸氣浴。這些辛勞與汗水，終於讓她們奪下二〇一〇年在義大利舉辦的世界盃拔河錦標賽冠軍。

南投信義鄉的馬彼得校長秉持著一股熱忱，帶領原住民部落的學童組成「原聲童聲合唱團」。剛開始，他一字一句的教小朋友唱布農族歌謠，有時同一首歌得反覆練習一、二個月。在週休假期，甚至寒暑假，當其他人在村裡打球、騎腳踏車、看電視時，這群小朋友還得起個大早到學校練唱。他們在馬校長的帶領下，憑著對歌唱的熱愛與堅定的意志，從偏遠部落唱到上海世界博覽會，以歌聲獲得如雷的掌聲，建立了自信，也拓展了視野。

每個人手中，都握有一顆成功的種子；要使成功的種子發芽成長，背後的歷程是漫長而艱辛的。沒有人可以一步登天，只有努力不懈、不斷學習與奮鬥，才有機會摘取成功的果實，實現自己的夢想。

六、黑白間的光彩

廖鴻基

在大洋裡巡游的大型海洋哺乳動物，不同於一般的魚類，牠們身上的顏色並不多彩多姿。

這群神祕客如風塵僕僕、隨風遷移的候鳥，如山嶺間飄動的灰暗雲霧來去無蹤。為了一睹這群海洋神祕客，我們乘船出港後朝外海急馳。藍天高張，白雲落在天際仿如棉絮；岸上山嶺漸遠漸矮，最後成了一抹濛藍色。海水墨墨沉沉，除了偶爾激起的水花，剩下的光彩，就只有海面反射的陽光亮點。

離岸越遠，海天的顏色漸漸變得單調一致，好像沿路脫去了一件件花彩衣裳，緩緩擺脫岸上的榮華繽紛。在這遼闊的空間裡，色彩變得簡單、明淨。

有時候，我們會下去這兩三千公尺水深、世界最大的池子裡，和一群熟識的花紋海豚一起游泳。我們脫掉衣裳，讓自己也顏色單一，浮潛在水裡看望牠們，全然藍濛濛的背景中，陽光水紋披在牠們背上，身上的色澤特別顯眼。雖然牠們身上只有黑白兩色，但是光線在單純的色彩之間參差揉弄，我感覺牠們每一寸的色澤都在流動變化，我也十分訝異於黑白兩色之間竟然也能如此巧妙多變。

一陣子後，花紋海豚走了。我們意猶未盡的在船邊模仿牠們的戲水動作，我將腳掌併靠舉出水面，學牠們舉尾下潛的模樣。當我潛入水下迴身衝上水面時，我發現海水顏色和在船上往下看時全然不同。海水不再是濃濃墨藍色，反而是一片清澈亮白。光線不斷溶進水裡，一閃一閃的，如同縷縷飄動的絲線。

在大海裡似乎用不著太多顏色，黑白便足夠了！兩色之間加上光線流動，便足以調配出濃淡萬千的色層。

七、那樹

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裏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但是堅固穩定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吹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被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！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濕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，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东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秘密，很濕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饑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果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八、船

亮軒

依稀記得有人說過，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，那麼，喜歡船，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。

船越小越迷人。記得最清楚的船，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。多半的時間，都泊在門前的一棵柳蔭下，那條小河，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，寬僅丈餘。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。河水太靜了，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，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，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，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攏在凝碧中的小舟。夏天，太陽再大，也曬不到它，只餘得金光點點。船拴在樹幹上，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卻沒有，只能抓牢一把垂柳，輕輕的來回盪幾盪，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，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。有時什麼也不做，悄悄的躺在船裏，聆聽隱身在柳枝裏的蟬鳴，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。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，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，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，總有點輕微的起伏，彷彿母親的胸脯。

小河很曲折，通到什麼地方，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，不得而知。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，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，笑聲也漸漸的遠了，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。

差不多的小船，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，好像很窄，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。船身雖小，喫水卻很深，趴在船邊，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。船上有槳，也有竹篙，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，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，用槳的機會很少，水真是清得可以，船首掠過，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裏的游魚，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，箭一般的四下裏迸射開去。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，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，看游魚你爭我奪，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裏。

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，因為河道低，田坪高，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，說也奇怪，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，怎麼也看不膩。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，怎麼停下却看不到了。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，燕子特別多，燕子能飛又能叫，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，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，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，那一片天空，全都是屬於燕子的。

九、如果我有三天的光明

海倫凱勒

我經常想，一個人如果可以在他的生活中盲聾幾天的話，那應該會是一種恩賜。因為黑暗會令他更珍惜光明，寂靜會教他了解聲音的可貴。

我常測驗眼睛看得見事物的朋友，試探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。有一位朋友剛從森林裡散步回來，我問她看見了什麼，「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」這是她的回答。

這怎麼可能呢？我自問著。在森林散步了一個鐘頭，竟然沒有發現一件值得注意的東西；而失明的我僅憑觸覺就可以發現到幾百件有趣的東西，我可以感覺樹葉是精緻勻稱，我的手不自覺地撫摸光亮的白樺皮，或一株粗大松樹的外表。在春天我會滿懷希望的探觸樹枝，為了要尋覓新芽——它是樹木冬眠後自然甦醒的第一個預告！常常，我很幸運的將手輕放在小樹上，我會感到枝頭小鳥歌唱的快樂心情。

有時，我衷心渴望能看看這些東西。光憑觸覺我就能感到這麼多的快樂，那麼還會有更多的樂趣隱藏在盲人的黑暗裡。因此，我想如果上帝願意給我光明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三天，我一定會盡力去看看那些我平日極想看的事物。

如果你知道你將失明，或許它不會與你所擬定的計劃相同；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一旦真的遇上了這個厄運，你一定會運用你的眼睛去觀察。你所看見的一草一木，對你顯得是多麼親切，在你視野裡的景物，會叫你流連忘返。最後，你才能真正去看東西，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也隨即呈現在你眼前。

失明的我願給那些看得見的朋友一個啟示：善用你的眼睛，就如同你明天就要失明一樣，並且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其他感官上。聽聽音樂、小鳥的歌唱，及交響樂團的大演奏，彷彿明天的你就要成為聾子一樣；詳細的撫觸每一個物件，如同明天的你觸覺就要失靈一般；聞聞花兒的芳香，嚐嚐各色的滋味，就像你今後無法再聞再嚐一樣……充分運用你每一個感官，藉著天賦的感觸，去盡情享受你眼前世界的種種樂趣和美麗！

十、藝術公園 改寫自喻麗清春天的意思

在美國紐約州的水牛城近郊住了三年，一直不覺得這個地方有什麼可愛、特別的。自從去了一趟藝術公園後，我的看法改變了！這座公園是由一群藝術愛好者，在荒地上開闢出來的，那種大自然與藝術融合的美好氣息，以及新穎別致的景觀，令我印象十分深刻。

藝術公園位於山上，視野十分廣闊，加上位處美加邊境，尼加拉河的河水日夜潺潺流過，景色如畫。如果這座公園跟其他公園一樣，以山水之勝、花草之美來吸引遊客，那就不足為奇了。難得的是這裡的藝術家們匠心獨運，把山整理出一大塊平地，在地上鋪起碎石和稻草，又在廣場中央蓋了個大劇場，提供藝術家表演。劇場的一面保留了一片階梯式的草地，成為「草地席位」，觀眾只要花少許的錢，便能欣賞到高水準的藝術演出。從停車場到劇場，有一座用原木搭建而成的橋。另外，還蓋了幾間藝術教室，孩子們可以在裡面學習製作版畫，用紙糊成玩偶、面具等。

我很喜歡這座公園。那片鋪上稻草和碎石的平地，令人有一種「荒原」的感覺，簡直比一片綠茵更教人心動。那座木橋沒有漆上任何顏色，保有原本古樸的風貌；倒是路邊小小的垃圾桶，全部漆成乳白色，又畫上了五顏六色的泡泡，一路走過去，讓我有置身童話國度的幻覺。啊！我真佩服這些藝術家們，即使是生活中的小小東西，他們依然為它注入一股美的氣息，在在讓我這個來自繁華都市的人感動不已。

我更喜歡這裡的藝術表演。這裡的表演有別於一般劇院的演出，沒有豪華的布景、絢麗的舞衣和巨大的排場，一切都是簡簡單單的，但給人的感受卻是特別的。雖然不是來觀山看水，可是從這裡的藝術表演當中，我會呼吸到雲，感覺到水，聽到鳥啼，想到美。他們的交響樂、芭蕾舞、舞臺劇和他們生活的質樸，處處提供我們一個屬於心靈的世界。

我真喜歡這座公園，它讓以工業聞名的水牛城減少了幾分喧囂和冰冷，增添了一些寧靜與柔美。但願我能把這座公園搬到臺灣去，讓大家在緊張忙碌的現代生活中，可以多一個鬆弛神經、美化心靈的藝術場地。

十一、油條報紙·文字夢

李潼

童年在花蓮，家人對我的勤快，頗有好評，有人要買些什麼、找些什麼、送些什麼，大抵是爽快答應。其實，他們不知道，我這勤快也頗有附帶好處。買糖、送餅這些不用說，即使買油條、買報紙，也有教人樂此不疲的理由。酥熱的炸油條當然好吃，我更屬意的是包油條的舊報紙。

五〇年代的後山花蓮，家庭訂報還不普遍，幾家臺北發行的報紙，運到花蓮，分派到家，早已過午，新聞已經變成「舊聞」。儘管這樣，那印滿鉛字的舊報紙，還是非常吸引我。裡頭一個又一個的文字，竟然連綴成一段又一段的異想世界，當時的我，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。印了那麼多字的舊報紙，在當時算是稀有紙品，我們家沒有訂報，而買油條就能附包一大張，還嫌什麼衛不衛生？我總是充滿期待的看著老闆的女兒，將一整張報紙包我一根油條，那是特別情商，最佳禮遇，不宜太張揚的，要是她肯附包一張副刊或體育版，那天算我走運。

我一直想不透，怎麼有人可以在一天裡寫那麼多字，而且還是用鉛字排出來。到底是誰寫了那麼多的文字？師訓班來的代課老師說是記者寫新聞，作家寫副刊的文章。作家和記者誰「大」？這是我之前一直弄不清楚的問題。當時的新聞稿，記者不署名，作家個個有名字，顯然是作家比較大，但是，他們怎麼躲在副刊裡，而記者寫的卻放在主刊？

這大大小小分不清楚，反正這些人能寫這麼多字，規規矩矩登在報紙上，對我來說就是非常厲害的人物了。雖然報紙被拿來包油條，都還是我的寶，我常常一邊吃油條，一邊檢來看。油條外的報紙，要遇到好看的内容，可說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於是，每個週末上街買報紙，就成為另一件讓我期待的週末活動。這項任務是我向祖父主動要來的。小學的我識字不多，但膽子夠大，慨然答應為祖父讀報、猜字之外，還得做臺語翻譯，這艱鉅的任務能持之以恆，完全拜那好看的副刊所賜。

為祖父讀報，內容的節縮和渲染由我主控，但讀速和段落重播則是祖父掌握。這種祖孫倆的快樂週末，常弄得兩人耳根發熱，即使初中聯考迫近也沒間斷。祖父愛聽主刊的國內外大小事，我收藏副刊，一整個週末都沉醉在副刊的長篇文字中，真是過癮！

十二、春

朱自清

盼望著，盼望著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

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，欣欣然張開了眼。山朗潤起來了，水長起來了，太陽的臉紅起來了。

小草偷偷地從土裡鑽出來，嫩嫩的，綠綠的。園子裡，田野裡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。坐著，躺著，打兩個滾，踢幾腳球，賽幾趟跑，捉幾回迷藏。風輕悄悄的，草綿軟軟的。

桃樹、杏樹、梨樹，你不讓我，我不讓你，都開滿了花趕趟兒。紅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。花裡帶著甜味，閉了眼，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、杏兒、梨兒！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，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。野花遍地是：雜樣兒，有名字的，沒名字的，散在草叢裡，像眼睛，像星星，還眨呀眨的。

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，不錯的，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。風裡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，混著青草味，還有各種花的香，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裡醞釀。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，高興起來了，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，唱出宛轉的曲子，與輕風流水應和著。牛背上牧童的短笛，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。

雨是最尋常的，一下就是三兩天。可別惱，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針，像細絲，密密地斜織著，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。樹葉子卻綠得發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傍晚時候，上燈了，一點點黃暈的光，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。鄉下去，小路上，石橋邊，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；還有地裡工作的農夫，披著蓑，戴著笠的。他們的草屋，稀疏疏疏的在雨裡靜默著。

天上風箏漸漸多了，地上孩子也多了。城裡鄉下，家家戶戶，老老小小，他們也趕趟兒似的，一個個都出來了。舒活舒活筋骨，抖擻抖擻精神，各做各的一份事去。

十三、山居

徐志摩

作客山中的妙處，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；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，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；你愛穿甚麼就穿甚麼；扮一個牧童，扮一個漁翁，裝一個農夫，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希，裝一個獵戶；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，你儘可以不用領結，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，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，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，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；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，別管它模樣不佳，它們是頂可愛的好友，它們承著你的體重，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。

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，我竟想嚴格的取締，只許你獨身；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，尤其是年輕的女伴。……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，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，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，拘束永遠跟著我們，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；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，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，那才是你實際領受、親口嘗味，自由與自在的時候，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。

朋友們，我們多長一歲年紀，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，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，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裏、在沙堆裏、在淺水裏打滾作樂，或是看見小貓追牠自己的尾巴，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？但我們的枷、我們的鍊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！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，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，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，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，單就呼吸、單就走路、單就張眼看、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。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，極端的自私，只許你體魄與性靈，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，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，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。

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，一經同伴的牴觸，它就捲了起來；但在澄靜的日光下、和風中，它的姿態是自然的，它的生活是無阻礙的。

十四、寂寞

楊喚

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，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，漫步街頭，隨著急湧的人流，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。那裏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、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。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，我陡地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。我竟想：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，幾個孩子的父親，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，燒一餐可口的好菜？

現在，我怕，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，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，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傢伙，想喝盡了我的血。不論你走到那裏，坐在那裏，一種空虛、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，像一隻殘酷的大手，在向我亂抓。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，和爽朗的大笑，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，會緊逼著我，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。

真像一隻豬！有時我自己想著，想著，便黯然了。沒有一點顏色，不，是蒼白的，癱瘓的日子，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，永遠爬不起來，又饑、又渴。想看書，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。但我只有這樣，將永遠是這樣了嗎？

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裏！

沒有出息的我，又在想了，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。因為現在苦得很，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，可是當你從回憶裏轉回頭來的時候，會更加沉重起來。

嘆息、嘆息，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！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。你說這可憐嗎？感傷？不，不只是感傷，我也煩躁、也憤怒。

我做夢似地，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。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裏來呢？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，想吞噬什麼，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。

十五、資源與人生

黃文雄

人與生俱來有時間和健康的生命資本，也有意志力、勇氣、創造力和活力的無限精神泉源。

人自出生就不斷由外界吸收、學習和累積經驗，儲備能力，彌補弱點，以增益其所不能。由外界攝取的營養資源種類越多，數量越大，品質越高，能力就越強；使人由貧乏而充實，由脆弱而茁壯，使人成為地球上生物的主宰。

然而，時間是生命最無情的主人，也是生命中最忠實的僕役；人無法永駐青春，精力不可能取用不竭；生命資本正如地球上的能源，浪費和透支祇有加速這些儲能的耗盡。珍惜並善用有限資本成為充分必要的科學及藝術。

汽油可以發動引擎，產生動力，但因使用方法和習慣的不當，會造成人為的浪費；同時，也因摩擦和燃燒的自然過程而產生極大的損耗。汽油能量中祇有百分之二十的小部分達到最後作功的目的，其餘百分之八十就因為這些原因，帶來可奈何和無可奈何的驚人損失；科學家就不斷研究、改善其中問題，以善用寶貴能源，使之發揮最大功效；人生歷程大致如是：盡其在我，求真求善。

儘管人的生命僅具如山的有限資本，但可從自己及外界獲取似水的無限資源；有山有水使生機盎然，產生無限活力。

佛家告訴我們：自淨其意。

儒家告訴我們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

人祇是滄海一粟；人生短暫無常，世事沒有絕對和必要；帶幾分天真，有幾分俠氣，留幾分人情，造幾分雅興；用一點慧心，盡最大努力，發揮潛能和情意，帶給生命一點意外的驚喜和感動。不辜負此生的山和水，也就達到生命的權利和職責了。

十六、梅樹飄香 改寫自國編本第12冊第二課

六十多年前的一天，天空飄著細雨，李梅樹走出三峽民生街李家老宅，穿過街旁的小巷，走向祖師廟。這座庇護三峽居民兩百多年的祖師廟，最早是在清乾隆年間蓋的，先後已經重建過兩次。這回地方父老請他主持整修祖師廟，以當時殘破的程度，實在不是重修就能解決的；但是如果回拒了這件事，他又覺得對不起地方父老，實在有點拿不定主意。

李梅樹回想起小時候，三天兩頭就往這裡跑，在廟前廣場上玩耍。遇到整修廟宇的時候，他經常會停下來，凝神的看著師傅雕刻，一塊塊平淡無奇的木頭，在師傅的一雕一鑿下，桃園三結義、曹操大宴銅雀臺、岳母刺字等歷史故事，就栩栩如生的展現在眼前。那時候，他總希望有一天能把這些歷史人物好好的畫下來。

經過深思熟慮後，李梅樹接受了這份艱辛的付託。為了長久之計，他捨棄不耐保存的傳統彩繪，堅持全用雕刻，以石為柱，以木為頂，修築一座具有特色的精緻廟宇。為了保存民間工藝，李梅樹找了不少優良匠師和雕刻能手投入這項工作。受過嚴格藝術訓練的李梅樹，為了指導匠師雕刻石獅子，親自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鑿成初坯，再請人修光，他的用心和才華，讓師傅們心服口服。李梅樹在指導雕刻中殿「百鳥朝梅」的柱子時，為了不讓裡面的鳥類圖案重複，連百科全書都拿來參考。師傅常自豪的說，廟裡所雕的鳥獸種類，可說是「有鳥雕到沒鳥，有獸雕到沒獸」了。

雕刻祖師廟的每一根石柱，大約需一千個工作天，尤其中殿前面的六對柱子，光是透刻的深度就多達三、四層，最為精采，備見巧思。為確保作品品質，李梅樹嚴格要求匠師住在廟邊的工寮裡。參與的師傅，雖多少有些更替，但在木石塵屑飛揚中，度過半生歲月的，也大有人在。因此，他們精湛的手藝，使三峽祖師廟擁有「東方雕刻藝術殿堂」的美譽。

如今半個世紀過去，原先斑剝殘破、老舊不堪的祖師廟，經過精雕細琢，重建後的中殿變得金碧輝煌。同樣是三峽居民心靈的虔誠寄託，同樣是祖師爺住的地方，在李梅樹發願保存傳統雕刻藝術的精神下，祖師廟又多了幾分震撼人心的氣勢。現在來三峽觀光的人，沒有不到祖師廟的；而遊客的目光，也沒有不被這座藝術殿堂吸引住的。

十七、桂花雨 節錄自琦君桂花雨

中秋節前後，就是故鄉的桂花季節。一提到桂花，那股子香味就彷彿聞到了。桂花有兩種，月月開的稱木樨，花朵較細小，呈淡黃色，臺灣好像也有，我曾在走過人家圍牆外時聞到這股香味，一聞到就會引起鄉愁。另一種稱金桂，只有秋天才開，花朵較大，呈金黃色。我家的大宅院中，前後兩大片曠場，沿著圍牆，種的全是金桂。唯有正屋大廳前的庭院中，種著兩株木樨、兩株繡球。還有父親書房的廊簷下，是幾盆茶花與木樨相間。

小時候，我對無論什麼花，都不懂得欣賞。儘管父親指指點點的告訴我，這是凌霄花，這是……可是我除了記些名稱外，最喜歡的還是桂花。桂花樹不像梅花那麼有姿態，笨笨拙拙的，不開花時，只是滿樹茂密的葉子，開花季節也得仔細的從綠葉叢裡找細花，它不與繁花鬥豔。可是桂花的香氣味，真是迷人。迷人的原因，是它不但可以聞，還可以吃。「吃花」在詩人看來是多麼俗氣？但我寧可俗，就是愛桂花。

桂花，真叫我魂牽夢縈。

故鄉是近海縣份，八月正是颱風季節。母親稱之為「風水忌」。桂花一開放，母親就開始擔心了，「可別做風水啊！」她擔心的第一是將收成的稻穀，第二就是將收成的桂花。桂花也像桃梅李果，也有收成呢！母親每天都要在前後院子走一遭，嘴裡念著，「只要不做風水，我可以收幾大籮，送一斗給胡宅老爺爺，一斗給毛宅二嬸婆，他們兩家糕餅做得多。」原來桂花是糕餅的香料。桂花開得最茂盛時，不說香聞十里，至少前後左右十幾家鄰居，沒有不浸在桂花香裡的。桂花成熟時，就應當「搖」，搖下來的桂花，朵朵完整、新鮮，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裡，尤其是被風雨吹落，那就溼漉漉的，香味差太多了。

「搖桂花」對於我是件大事，所以老是盯著母親問：「媽，怎麼還不搖桂花嗎？」母親說：「還早呢！沒開足，搖不下來的。」可是母親一看天空陰雲密布，雲腳長毛，就知道要「做風水」了，趕緊交代長工提前「搖桂花」，這下，我可樂了，幫著在桂花樹下鋪篾簾，幫著抱桂花樹使勁的搖，桂花紛紛落下來，落得我們滿頭滿身，我就喊：

「啊！真像下雨，好香的雨啊！」

十八、愛心樹 改寫自謝爾·希爾弗斯坦《愛心樹》

空地上有一棵樹，一棵只剩下短短一段樹幹的老樹。樹幹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輪，上頭長滿了青苔，幾根細細的樹枝，奮力的從斑駁的裂縫裡伸出。

這棵樹常常回想從前，在她還是枝葉茂密、果實纍纍的大樹時，小男孩銀鈴般的笑聲，在整個樹林迴盪。小男孩和玩伴常圍繞在她身邊，有時撿拾落葉編成王冠，有時爬到樹上採蘋果吃，有時抓著樹枝盪秋千。玩累了，就靠著樹幹休息，在樹下甜甜的睡覺。

小男孩漸漸長大，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沒出現。直到有一天早晨，男孩終於來了，樹熱情的招呼著：「孩子，來呀！快爬上我的樹幹，盪盪秋千、吃吃蘋果！」男孩看了她一眼，說：「我現在不想玩，我想要錢買東西，你能給我嗎？」樹看到男孩難過的樣子，立刻這麼說：「孩子，我沒有錢，我只有滿樹的蘋果，你拿去賣吧！」男孩興奮的摘下所有的蘋果。

男孩過得好嗎？他用蘋果換到了什麼？樹的心裡，一直掛記著這件事情。不知又過了多久，在一個有著溫暖陽光的中午，一個青春洋溢的男孩，朝著她走過來。樹一眼就認出那是她熟悉的身影，她興奮的大叫：「快來快來，我們好久沒一起玩耍了！」沒想到，男孩只是淡淡的說：「我已經是大人，不想再玩了，我想替我的家人蓋一間房子，你能給我嗎？」樹伸長枝條，一邊摸著男孩的頭，一邊說：「我沒有房子，但是你可以帶走我的樹枝，去蓋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。」男孩開心的砍下所有的樹枝。

時光飛逝，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，男孩再度回到樹的身邊。樹用沙啞的嗓音問著：「你的小屋呢？」男孩頭垂得低低的說：「別問了，我只想離開這兒，你能給我一艘船嗎？」樹沒有多問什麼，她也低聲的回答：「那麼……用我的樹幹吧！」

風吹過、雨下過、雪落過、雲飄過、太陽照耀過、星星閃耀過……。樹每天都在想：「男孩航行到哪兒了？他會回來嗎？」有一天，一個駝著背、白髮蒼蒼的老人出現在樹的眼前，樹一下子就認出這是當年的「男孩」，她又驚喜，但是她只能滿懷歉意的說：「孩子，你來了！我多希望自己還能給你點什麼，但是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……。」

十九、每天學一點新東西

傅佩榮

我長期在學校念書與教書，常常感覺知識的壓力，較少體會學習的樂趣。這種情況以我在美國攻讀學位時，最為明顯。幫助我在觀念上轉個彎的，是余英時先生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在耶魯大學交出博士論文，準備回台北時，特地向余先生辭行，並且請教他「為什麼如此博學？」我之所以這麼問，是因為每一次與他討論問題時，他對於古代的學術資料與現代的最新考證都非常熟悉，好像無所不知，並且要言不煩，三言兩語就說中要害。

余先生的回答是：「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，每天臨睡前都會想一想，今天有沒有學到新的東西？如果發現沒有，就暫時不睡，到書架上取一本書，任何書都可以，仔細念上十幾分鐘，總要確定學了一些新東西後，才肯去睡覺。」

這段話簡單明白，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去做。但是，問題在於有無恆心。若是四十年如此，自然而就十分博學了。但是，多少人有這樣的恆心呢？

余先生的辦法，在論語中已有記載，就是孔子說的：「日知其所無，月毋忘其所能。」明末大儒顧炎武寫日知錄，也是出於同樣的心思。每天知道以前所未知的，每月反省是否忘了自己最近所學的。我們與其羨慕別人的學問，不如自己動手去實踐這種方法。

我嘗試一段時日之後，發覺最大的困難是：很容易為自己找藉口。譬如，今天做了許多事，太累了，明天再說吧！今天是假日，應該休息，明天補念一些吧！等到了明天，又有新的明天在前面，然後始終無法建立這樣的好習慣。

其實不只是念書如此，人生許多該做而未做的事，都在「為自己找藉口」的壞習慣中錯過了。留下的只有懊惱與無奈。對有志上進的青年朋友而言，「每天學一點新東西」，或許可以做為座右銘之一，我願與他們共勉。

二十、難能可貴與難能不可貴

閔宗述

先師魯實先教授曾經勉勵學生，要做「難能可貴」的事，不要做「難能而不可貴」的事，這真是警世良言。譬如沙克博士，辛勤研發出預防小兒麻痺的沙克疫苗，嘉惠人群，就是魯先生所謂「難能可貴」的事。至於一口氣吃下多少加侖的冰淇淋，駕機車飛越多多少輛並排的汽車，難度固然極高，卻未必可貴。好名不是壞事，卻又想速成，就能走向這條路。以這種但求「破紀錄」的方式出名，究竟對社會有多大的意義？值得深思。

萊根譚有一則說「平民肯種德施惠，便是無位的卿相；士夫徒貪權市寵，竟成有爵的乞人。」例如清代行乞興學的武訓，只是「種德施惠」的平民，但平生所作所為，也就是魯先生所指「難能而可貴」的事。

武訓這位清末出生於山東堂邑的異人，他是個乞丐，不識字，連名字也沒有，當地人以他排行第七，就叫他「武七」。他自幼孤貧，隨母行乞，乞得錢就買好吃的奉母。母逝後繼續行乞，間或打零工。

武訓自恨不識字，發願積資辦義塾，於是把乞得的錢，放在富人處生息，積三十年的艱辛，得田地二百三十多畝，依然晝乞夜織如常，也不肯娶妻。後來興辦義塾，常去察看，教師中有人晝寢，武訓默跪在牀前，教師發覺，愧而驚起。遇有學生遊惰，他也長跪勸勉。地方官甚為感動，為他取名叫「訓」。

像武訓這位行乞的小人物，竟做出這種極端難能而又可貴的大事。而距今剛滿百年的人，現在卻很少有人提及，真是遺憾！清史稿把他列在孝義傳第三，全文尚不到四百字，好在武訓的目的絕不在此。希望青年朋友們都能效法武訓的精神，去做些「難能可貴」的事。

二十一、如果麥子不死

林清標

一粒麥子不埋在土裏，仍舊只是一粒；若是埋在土裏，雖然犧牲了，卻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。

如果說，生命是一溪流水般的行板，你將以怎樣的曲調來譜成？是羽聲的雄渾，還是變徵之音的悲涼？生命之於人生，並不是一則數學方程式，你沒有辦法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公式去套出另一個生活的模子；甚至於邏輯觀念的運用，也只能用來詮釋，而不是預測或掌握、控制你的未來。當生命的履歷表上戳印著你人生的軌跡時，你能以「好」「壞」這種二分法來蓋棺論定嗎？

一朵花存在的意義，只是延續另一個自然的現象，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，卻是在於理想的建立到達成目的的過程，經由這些步驟，一個人才能無愧無悔地交出這張填滿生命意義的表格。當荆軻和著易水的寒風，引吭唱出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」的悲壯情懷時，對於生命，他的選擇是求仁，而且得仁。「只要有下層階級，我就同儔；只要有犯罪成分，我就同流；只要獄底有遊魂，我就不自由」這擲地有聲的誓言，是勞工領袖戴布茲對生命所允諾的權利與義務——如果一個人不能掌握生命的契機，而一味汲汲於這十丈紅塵的是非，終其一生，也只是荒塚一堆，與草木同朽罷了。一粒麥子，如果只堅持自身的完整，那麼，它仍舊只是一粒，如果它能犧牲自己，將會孕育出千千萬萬個子粒來。生命，不也是如此嗎？只要你能執著於鵠的的過程與步驟，且不吝於自身的奉獻與付出，生命，將會供給你所需要的答案！

西塞羅說：「瞭解生命真諦的人，可以促使短促的生命延長。」真是一句好話！

二十二、東海岸鐵路

郝譽翔

我總以為，從臺北到蘇澳的宜蘭線，以及延續到花蓮的北迴線，是我見過最美麗的鐵道風光。

在短短兩、三個小時的車程裡，這段鐵路不但串起了山中的小鎮、濱海的小城，還穿越了高聳壯麗的山脈，更擁著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相伴而行。每當我搭上東海岸火車，心情就會隨著窗外景色的變化，漸漸變得明亮而愉快。

火車一離開松山站，過了一陣子，就會告別城市中密密麻麻的樓房，進入東北角一帶的山巒。我特別喜歡這一帶的小火車站，它們距離城市並不遠，但卻又因地形的天然屏障，與世隔絕似的，總是靜靜的沉睡在山谷間。火車行經瑞芳、三貂嶺……這些站名格外具有古意，讓人不禁回憶起數百年前臺灣的先民，也正是經由此地，翻山越嶺到蘭陽平原開墾。

火車轟隆轟隆的穿越山區，層層疊疊的山峰聳立兩旁，每隔一小段路，便看見小溪從山谷間流出，河床上布滿大小不一的石頭，陽光照耀下來，石頭顯得更加光滑，並閃耀著珍珠般的光澤。不僅山林的美景令人賞心悅目，田野間的氣息使人心曠神怡，山谷偶然出現的十來戶房舍，簇擁在一起的模樣，更讓人感到小巧而溫馨。環繞在屋外的是一塊塊的菜圃和綠油油的水田，此刻，在田中央的白鷺鷥，緩緩的飛上青天，一股寧靜和諧的氣流，頓時湧入心底。

過了福隆站，遼闊無邊的太平洋便會出現在眼前。鐵軌與大海的距離更靠近了，我想像帶著鹹味的海風撲鼻而來。再往前行，過了宜蘭、蘇澳，火車鑽入長長的隧道，一出隧道口，金黃色的暮光便從天潑灑下來，在蔚藍海洋輕盈的跳躍著。每一次，我總會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為火車出了隧道之後，便是來到了夏天。一波波白色的海浪捲動著光潔的鵝卵石，發出嘩啦啦的聲響，更讓人想起了孩子們們天真的歡唱。

二十三、繞道而行

羅蘭

我們常看見那迷路的蜻蜓在房間裡拚命的飛向玻璃窗，打算飛到海闊天空的地方。牠看準了透過玻璃窗照進來的那一片光明，百折不撓的飛過去，但每次都撞到玻璃上，必須在玻璃附近掙扎好久，才恢復神智。然後在房間裡繞上一圈，鼓起勇氣後，仍然朝著玻璃窗上飛去。當然，結果還是「碰壁而回」。其實，旁邊的門是開著的，只因為看起來沒有玻璃亮，牠就不去試試那個門。

追求光明是多數生物的天性。牠們不管遭受怎樣的失敗，總是朝向光明的地方前進。但是，當我們看見碰壁而回的蜻蜓時，卻不禁想要告訴牠：我們有時為了達到目的，不能一味的堅持己見，應該試一試別的方法，甚至是一個看起來似乎較為遙遠的方向；否則，你就只好永遠在嘗試與失敗之間兜圈子，直到你鍛羽而歸。

百折不撓的精神雖然可佩，但我們更嘉許隨機應變、靈活創意的表現。就像是登山，雖然目標就在眼前，但前面卻只是一片陡峭的山壁，沒有可以攀緣的路徑，我們好像愚公一樣，挖穿一座山嗎？還是轉個彎，換一個方向，繞道而行？

誰不想走便捷的直達路呢？事實上，人生途中沒有幾條是這樣的路徑，我們總是需要繞道而行。但是只要記住自己理想的方向，就算兜了幾個圈子，也不算錯誤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甚至要多轉幾個彎，多繞幾次小徑，才會發現距離目標又近了一些。

不要逞匹夫之勇，不要像那隻固執的蜻蜓，請運用你的智慧和耐心吧！只要你時時刻刻知道，在邁向成功之前的轉折，都只是學習、歷練與考驗，這一切只是過程，而不是終極目的，你就用不著灰心和難過了。當然，更用不著擔心周圍的人怎樣批評或嘲笑你。

法國作家勒農說：「你不要著急！我們所走的路是一條盤旋曲折的山路，要拐許多彎，兜許多圈子，我們常常覺得好像背向目標，其實，我們總是越來越接近目標。」懂得繞道而行的人，往往是第一個登上山頂的人。

二十四、神秘的海底古城(節錄)

資料提供：謝新曦

澎湖，這個位於臺灣海峽的群島縣市，是臺灣開發最早的地區。臺灣通史有這樣的紀錄：「澎湖虎井嶼之東南，有沉城焉。天空浪靜，望之在目……」的確，當天氣晴朗的退潮時分，從虎井海岸往海底觀看，真的可以看見類似城牆的建築，映著海水浮浮沉沉，若隱若現。但是，真的有傳說中的海底城堡嗎？

除了臺灣通史，澎湖的地方文獻以及當地文人的詩詞，都有關於海底沉城的紀錄。於是，民國六十五年，當時的縣長請來經驗豐富的潛水專家謝新曦先生，潛到海底一探究竟。因為鄰近的島嶼——虎井嶼是個軍事重地，一般人員、船隻都無法靠近，謝先生每次潛入水底，都必須經過正式的申請。搜尋的進度緩慢，直到民國七十一年，才第一次發現海底有一片長長的石牆，疑似是遺跡的位置。消息曝光之後，不但引起臺灣學者的興趣，也引起國際考古學家的高度關注。

離臺灣很近的日本，對海底古城的興趣濃厚，但是，當時澎湖海域仍然屬於軍事管制區，不開放媒體採訪、報導。直到民國八十五年，日本朝日新聞等媒體才獲得核准，一群人浩浩蕩蕩的來到澎湖。

來自日本的專家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紀錄片，雖然沒有解開海底沉城之謎，但真實的影像卻吸引更多國外考古學家的目光。民國九十年，英國古文明探索專家葛瑞姆帶領專業團隊前來探勘。當他們潛進海底，發現了兩座龐大的建築物，只不過探索專家發現的「牆」，不是文獻中的「紅磚城址」，而是長長的、布滿珊瑚礁的海底岩脈。這兩座岩脈，一座是南北走向，另一座是東西走向，兩座彼此交錯，綿延了六、七十公尺。

這是大自然的傑作，還是傳說中的古城？葛瑞姆的團隊小心翼翼的把岩脈表面的珊瑚礁輕輕敲掉，大家屏氣凝神，靜待結果。當他們看到珊瑚礁底下，竟然是平整的牆面，岩脈的接縫筆直整齊，忍不住發出驚嘆！是誰建了這座古城？它為什麼會沉入海底？它原本是什麼模樣？

二十五、自負與自卑

梅雨

自卑不是謙虛，卻與自負有著密切聯繫。它們兄弟二個誰先誰後很難說，比做學生更貼切。自負的人做事不踏實，自以為是，總想壓倒別人，處處顯示自己。這種人看上去高傲自大，其實內中空虛，非常脆弱，一旦遇到挫折，便一蹶不振，自暴自棄。由於失去了滿足強烈自尊的市場，便很容易走入另一極端——自卑。

與謙虛者的大智若愚，不愛張揚相比，自卑的人一旦做出一點成績，便迫不及待的讓人知道，顯示自己的實力，滿足自己的自尊心，這時的自卑急速的轉為自負。

由於自卑者太在乎自己，太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，因此，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易做出不理智或偏激的決策。自卑者經不起失敗，一旦陷入困境，便進入了一個死亡性的惡性循環。越自卑，越沒有信心，越沒有信心，感到自己越無能，無能感越強烈，自卑感就更加死死地籠罩著他。這時，他看到的世界越來越小，小到只有他自己，到最後，只有消極的苟且偷安。說到底，自卑還是因為太在乎自己造成的。

難道人不需要在乎自己嗎？需要，但凡事不要過分。記得有一位老母親去參加聚會，在家裡選衣服，問兒子哪件更好看，兒子開始慢不經心的應付著，後來不耐煩了，說了一句：「媽，說真的，您穿哪件都一樣，沒有人會在意您。」事實是這樣的，想一想，世上的人，誰會特別在意別人的穿著呢？除非你的所做所為影響了他人，或善或惡，或同情或傷害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能真正的引起人的在意呢？

不管自負或自卑，都是氣質中有危害的因素，如果想改變，那就先把「自己」放下，去關心一下別人。當你真正的為他人著想的時候，才會受到別人由衷的尊敬和愛戴，到那時，你也不會在意別人說你什麼了，因為你已經跳出了個人的小圈子，你已經能夠理智的，按照你的原則去做事了。

二十六、教育——愛與典範

劉振

一位偉大教育家說：「教育就是愛與典範。」父母的一言一行、師長治學、為人的善表，都是孩子們學習的楷模。

小時候，常聽母親告訴大嫂說：「父母有慈心，兒女就有孝心。」她老人家對待兒女非常慈祥，成長過程中，沒有看到母親對我們八個兄弟姊妹任何一個生氣過；只是關懷、鼓勵與肯定。母親侍奉祖父母很孝順，對親戚、鄰居很慷慨，當別人有困難時，她會適時伸出援手。

母親的仁慈關懷他人，讓我學習到待人要寬厚，視同仁如手足。現在每一位同仁家中有重要活動，如結婚、生子、新居落成或家人有意外，我一定前往分享他們的喜悅或痛苦。那一次韋恩颱風帶給中部很大的災害，本校校舍所有窗子全掉下來，大樹小樹都倒了，真是滿目瘡痍。正請駐軍蒞校協助清理校園時，得知一位女同事的先生受重傷，送醫不治後仍在醫院。我立刻放下一切工作，跑到醫院陪伴這位女老師，協助處理善後及安慰她的家人。

慈母的堅忍也相當驚人。為培育子女、輔助父親經商，她老人家竟能負責一家二十四小時全天候商店十年之久，每天需走動十五小時以上。她的大腿骨因為運動太厲害而鈣化，當晚年要動手術時，醫生說她年輕時是位運動家呢！

最近，有一位學生的母親提出教育子女的理念與態度。他們夫婦在孩子面前從不吵架，偶有意見不合就回房間溝通，所以一家人常和氣相待，事親孝順，對子女關心，做事認真負責。孩子都很懂事，對祖父母唯命是從，尊敬師長，手足情深。她認為父母盡心做好自己的本份，孩子有學習的榜樣，自然就會成長得很好。

原來，教育就是從自己做起，把愛活出來。

二十七、成績與學歷的價值

林瑞富

我相信有自覺的青少年朋友，都感受到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。這種壓力有如夢魘，纏住了七魂六魄，逃無可逃。那是父母、師長、社會的絕對價值標準，就如同四維八德那麼天經地義。結果天真爛漫的小學生，就為了成績，開始默默承受了自己與周遭給他的否定和批判。以後有了升學競爭，進不了明星學校的，入了所謂二三流學校的，年紀輕輕就烙上失敗主義的烙印。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自認低人一等，對明星學校的學生，有仰之彌高之感。這種情形漫延到大學、研究所、到博士學位，程度一直加深——我們是盲目崇拜學歷和迷信考試的民族。

美國西點軍校曾經為畢業生的成就，做了教育成果的追蹤調查，發現成為四星或五星上將的，大多是第五名到第十五名的學生，而艾森豪將軍則名列第六十幾。這個調查的結論是：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學生，通常較專注於有限的課業，而對於無限的、課程以外的學識，往往缺乏注意，久而久之，就不能成為綜覽全局的大將之才；他們傾向於記憶及接受既有的知識而缺乏創造性和活力。

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小學時成績不好，飽受老師的鞭笞，畢業會考也不及格，以後的學校成績一直沒有好過。然而他以後的政治成就和文學造詣，卻是舉世所公認的。我國文學名家施耐庵、吳敬梓、羅貫中、曹雪芹、金聖嘆等等，都是人間奇才，但他們都是科場失意的人。古代科舉考試似乎不失為較公正的士大夫晉身之道，但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那種考試，能否拔舉真才，卻大有疑問。

我們也許得想想，目前的教育方法是否合理？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是不是能突破框框，悠遊於獨立創造性的思考，真正為讀書而讀書？

二十八、匆匆

朱自清

燕子去了，有再來的時候；楊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時候；桃花謝了，有再開的時候。但是，聰明的，你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……是有人偷了他們吧；那是誰？又藏在何處呢？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；現在又到了那裡呢？

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；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。在默默裡算著，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；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，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影子。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。

去的儘管去了，來的儘管來著；來去的中間，又怎樣地匆匆呢。早上我起來的時候，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。太陽他有腳啊，輕輕悄悄地挪移了；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。於是……洗手的時候，日子從水盆裡過去；吃飯的時候，日子從飯碗裡過去；默默時，並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。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時，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。天黑時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，從我腳邊飛去了。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，這算又溜走了一日。我掩著面嘆息。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。

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？只有徘徊罷了，只有匆匆罷了；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，除徘徊外，還賸些什麼呢？過去的日子如輕煙，被微風吹散了；如薄霧，被初陽蒸融了，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？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？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？但不能平的，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？

你，聰明的，告訴我，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

二十九、航向臺灣尾

廖鴻基

五月春末，大陸冷氣團偶爾探過臺灣頭，北臺灣這時節還經常陷身在綿綿春雨裡，而南臺灣這時已吹起初夏的西南季風，一片陽光燦亮，灑落在臺灣尾墾丁上空。

那天，尋鯨工作船從墾丁後壁湖漁港出航，往南航行了近二十五哩後折返。太陽已經西斜，我獨自站在船首甲板，遙望著尖凸斗笠樣的臺灣尾地標大阪埤尖山。

一群群黃頭鷺排成「人」字形隊伍，在船邊貼臨海面飛翔。臺灣尾恆春半島是候鳥遷徙的驛站，候鳥避寒過冬後，春天，遠從南方陸地渡海往北遷徙，牠們一群群指向大阪埤尖山，飛向臺灣尾。

遷徙隊伍一波波陸續出現在我們船邊，好似陪著我們鏗鏘的引擎節奏，賣力的張翼鼓翅。日落前，我想，我們將一起回到臺灣尾。同樣一段距離，同樣看見了家的山頭，我漸漸能貼切的感受牠們的心情——一趟遙遠的越洋飛行後，看見了臺灣陸地的喜悅。

此刻，我回想起二十幾歲時到印尼工作，幾個月離鄉背井後，當返鄉的班機接近臺灣，我從機窗看見臺灣山頭浮現在夕陽紅霞裡，我永遠記得那篤定、沉穩、安靜的山脈，讓我心底產生安穩踏實的感覺。家，不再是遙遠的盼望，不再是虛幻飄渺的影子。我佇立在船舷邊，看著黃頭鷺因長途跋涉而紛亂的白色羽毛，也看到了幾隻黃頭鷺因體力不支，摔死漂浮在海面上。那是多麼的辛苦與多大的遺憾，一路滄桑，都已經看到家了，何以撐不過這最終一程？

船尖俯仰破浪，海流黝藍深邃，引擎聲、鼓翅聲、破浪聲，山嶺越看越近，臺灣尾不再只是一個小點。鵝鑾鼻和貓鼻頭像家鄉伸出的雙臂，等著迎接我們歸來。原本貼臨海面飛翔的黃頭鷺，將近陸地時，牠們整個隊伍迎著陸風往上拔起，像在舉行一場肅穆的登陸典禮。牠們立起身子紛紛往前拍打羽翼，伸長了細瘦的長腳，緩緩踏落。啊！臺灣，終於踏抵臺灣……恍然聽見牠們群體的呼喚。

三十、雨中行

王鼎鈞

從東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西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，從南面北面的街上都可以望見小樓。

四條街圍成四邊形，樓在中央，她住在樓上，為此，我在四條街的街心鋪滿了腳印。

遠遠望著小樓，望著滿滿一樓窗燈光，我走一圈又一圈，走一圈又一圈，走過無數無數。

每當樓上漲滿燈光時，我覺得，我是在茫茫海上朝燈塔行駛的一艘船。

我是跪在教堂裡，朝著燭光，默默祈禱的信徒，燭光沾得我滿眼滿眼，滿腔滿腔，滿頭滿頭。那麼遠，那麼微弱的光，卻能夠照亮我的生命，使我望見天國。

這天天氣不好，忽然下雨。可是，我不知道業已下雨。我忽然發覺祇是全身已溼，已經溼透。我手押還拿著傘呢？可是，我已忘記那是一把傘。

我拄著傘柄，在雨中漫步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

每當我仰首望樓時，雨水沿著我瘦長的頸子直瀉而人，蛇一般穿進，沿胸滑下。

我忽然興奮極了，我覺得，此刻真正像是一艘風雨中的歸舟，破浪之聲，驚天動地。

等我低下頭來，望見躁急的雨點敲打在水泥地上迸出來的水渦，渾圓，中心稍隆起，形狀像一個斗笠。十幾萬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密密麻麻排了個滿街滿地，像花紋奇異的大地毯。這是為我鋪設的豪華地毯，為我來見她而鋪在地上，鋪滿每一平方尺。